

掺沙的文字

牧惠编



摻沙的文字

牧書

掺沙的文字

牧 惠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00 千插页 4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301—11400册

ISBN7-227-01481-9/I·429

定 价:13.00 元

前 言

一九八九年早春，北京大学一位同学来访，要求我就“五四”七十周年写点什么。并且说，“五四”就是在你住的院子里发生的呢！

可不是吗，现在的北京大学，是原燕京大学的旧址；我在这里住了前后三十年的大院，才是原来的北京大学。两年前，中学时一位同学从广州来，临走时特地让我陪她看看如今叫小灰楼的原北大女生宿舍（当年她在中文系读书，住在那里），并找到了我一直没留心过的小灰楼前面方方正正的“民主广场”四个红字。两个同龄人不禁感慨一番。“五四”运动时，世上还没有我们。“五四”以后，包括“一二·九”运动在内的好多次学生运动，我们要不是年幼还没有入学，就是地处偏僻的小山城来不及懂得更谈不到参加；可是，涂上“民主广场”这四个大字的那场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我们是有幸一南一北参加了的。面对这四个字，我们倍感亲切，也倍感沉重。从“五四”到四十年代末到

如今，七十年过去了，那时提出来的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

于是，我想起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副对联。遵照那位同学的嘱咐，我写下《尚遗余孽艰难甚》。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在沙滩这个院子里，怀着类似心情写出来的。

沙滩，沙滩，想当年，这里必然风沙遍野。如今，它已成了远离荒郊的市中心。经过绿化，北京的风沙远不如五十年代我在车道沟学习时那么咄咄逼人；但是，书房面对着一座大楼，因此过堂风特别厉害。一场风呼啸过后，窗台上、书桌上总免不了蒙上一层薄薄的沙尘。我很懒，往往擦也不擦，抖一抖或吹一下稿纸，又继续写了下去。我突然想起“文革”时“掺沙子”那句名言。看来，沙子总免不了得掺。那时是工人师傅成了沙子，掺到我们中间来；如今又是货真价实的沙子掺到生活中、文字中来。何妨把这本集子名为《掺沙的文字》，以纪念这个值得铭记的沙滩？

牧 惠

1995年4月3日

目 录

前言	1
为乌鸦鸣不平	1
不受欢迎的“表叔”	4
“选贼”	8
贺《芙蓉镇》得奖	11
“老井”村出水三叹	15
还得反“凡是”	18
并非评论文章本身	22
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	26
“官倒”与杂文家的难题	29
狼来了	34

庄诰的“教育艺术”	37
蛇年三愿	41
收皱池水而已	43
新闻界的新闻	47
尚遗余孽艰难甚	50
布败斯胜必然论	52
只剩下标点符号	56
重要的是“自己的”	59
摩托车与突击手	62
“按胆分配”	65
警笛该向谁鸣?	69
无效的“劝世文”	73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76
“奏销案”的本来面目	80
周作人之“漏网”	84
办班办到新加坡	87
倒过来看一看	90
我疑心漏了一个字	93
不伟大,也未必渺小	97
漓江断流的警告	101
苦笑幽默	105
记两画家	108
笑什么?	112
在笑声中消灭丑	114

古今宰白鸭	117
录音带与野猪	120
这头扶贫,那头吃贫	123
谈内说外	126
“采访费”与“被采访费”优劣论	129
洋为中用	133
何来洋“慧芳”	136
话赚画	140
改其名而饮之	143
理学的盛行与淫秽的泛滥	147
前副部长的马后炮	150
雷德蒙德精神赞	153

“有人”无我	156
再抹一次万金油	159
仍不是悼念文章	162
理解中的误解	169
写在教师节后	172
如何走出危机	176
傻瓜与聪明人	180
再谈“居其位而知其任”	183
百花齐放	186
“要个说法”	188
从伽利略谈到测谎仪	191
从“自留地”到“第二职业”	195

隔膜与差距	198
长随是非	201
老板、小姐的“妖雾”	204
面临的铁饭碗	208
“土”的众生相	213
韩愈写效忠信	217
不是“杂文时代”	222
不应景的话	226
“愚人新闻”与心态、国情	229
独辟蹊径	
——《和三个小猢猻对话》序	233
“尤其”之外的芸芸众生	238

向庸众宣战	242
《皇帝的新装》续编	246
某鼠的申诉状	251
功夫在话外	255
隐私权姓“资”？	258
六亲不认	262
思念油茶	268
“勇”的贬值	272
救错了人？	275
“高工”打杂	277
权当一次文抄公	280
《霸王别姬》是与非	282

童言无忌	285
公脸	289
读书半截谈	292
打屁股？打龙袍？	295
读《清代外史》	298
有法有天	300
人血化为胭脂	304
并非佳话	308
评选余话	312
口碑的真伪	315
典子与海迎能比吗？	
——新时期杂文纪事之一	319

真真假假	324
鸡同鸭讲	327
球场内外的裁判	330
卖“敲门砖”	333
官年、赛年、妓年	336
政法大学门前的小轿车	339
恐龙屁	342
什么是新闻?	346
“公仆”的打假	349

为乌鸦鸣不平

这是一段记入正史中的传说：当康熙皇帝下诏废皇太子的时候，翰林院检讨朱元保上书反对，并亲自送到汤山康熙那儿。“持疏出德胜门，忽飞鸦数百栖止马前，若阻其行者”，同伴们以这是不祥之兆来劝阻他。朱元保不听，果然被康熙杀了头。事情不知道真假，但它根据乌鸦报凶这个传说而来则是无疑的。

乌鸦报凶，不知有何根据，看来也是一桩冤假错案。鸟类如鸵鸟、猫头鹰乃至麻雀也被冤枉，或嘲笑，或猎杀。人类的冤假错案更多，区区乌鸦受点委屈，当然不值得为它辩护。

但是，假如朱元保这个例子属实，我倒是觉得，报凶的乌鸦其实可爱。它对人忠诚，报的是真凶。就像地震预报之类，人们可以因此采取些防范措施，有何不好？因为它报真凶而仇恨它，岂不很蠢？

看来这是人类的一大弱点：喜欢报喜的喜鹊，讨厌报忧的乌鸦。对于报凶报喜的人，也往往如此，特别是

那些色厉内荏的统治者。

明朝的皇帝特别讨厌那些爱提意见的御史，把他们称为乌鸦。海瑞是挺出名的“乌鸦”之一。“嘉者，家也；靖者，尽也。谓民穷财尽，靡有孑遗也”，光是这句话，虽然说的是真凶，却是一条“反标”。还有一位杨爵，也是对着嘉靖，指出他的“夫人心致危乱五事”，也是“皆人所不敢言”的凶讯。嘉靖朝还有一位冯恩，“极陈时政乖违灾变”，他的外号叫“四铁御史”，即铁膝、铁口、铁胆、铁骨。首先是铁膝，不怕罚跪；可见乌鸦的难当。这三位都是侥幸活下来了，至于叫了一声被当场捕杀的乌鸦，就多得难以胜记了。明朝之亡，确实是他们早就预告了的。同样，在清朝极盛的乾隆时代，也有几只乌鸦如杭世骏、尹会一、纪昀等报过凶，当场就被乾隆骂得窘住，从此，朝臣结舌吞声，清室命运越来越不妙了。假如他们报的凶讯被当作一回事来认真对待，采取些补救办法，那又将如何呢？历史无法重演，何况即使重演仍根本不可能有皇帝都爱报忧者的事情。乌鸦的不受欢迎，是注定了的。

再说喜鹊，就它的自然本性来说，未必不是一种益鸟。一只灰喜鹊一年可吃掉一万五千条毛虫，可保护一至二亩松林。但是，它能报喜，却不见任何科学根据。我且不去说它。问题是，如果它报的是真喜，也还罢了。我担心的是它往往报假喜。“成绩不说跑不掉，缺点不说不得了”。这是理论，实际上往往是不讲假话办不成大

事。成绩不多说，连本来那分也跑掉了；缺点一说却不得了。讨厌乌鸦，必然喜欢喜鹊，而且往往喜欢那些假装喜的喜鹊：“桓玄篡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这位桓玄其实并没有什么圣德，更谈不上深厚，殷仲文不过是拍马屁而已；但是听的人却“大悦”！奈何？“雪兆丰年”，有的喜鹊一见下雪马上给皇上报瑞讯，甚至庆祝一番。其实，大雪纷飞的时候，冻死了多少人，压塌了多少房，报瑞时是隐瞒了的。更何况今冬下雪，明年未必不可以来它一场涝灾或旱灾，又饿死若干人。这些，喜鹊也是不会报告的。诸如此类的喜鹊，还是越少越好。

就那么巧，读到一段新闻：美国一位妇女，将掉进游泳池里淹死的乌鸦捞了上来，对着乌鸦嘴做了人工呼吸，居然把它救活。外国某些保护动物协会的行为，我有时颇不以为然；但是，这段新闻却使我有特别的感受。乌鸦于人类无害，报凶的乌鸦更于人有益，人工呼吸是值得做的。

1986.9.12